

外蒙「於都斤山」攷

岑仲勉

古突厥文碑有 Ötükän 或 Ütükän，夏德 (Hirth) 氏以爲卽北周書五〇之於都斤山①。余按周書突厥傳云：「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②拜祭天神。於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迥出，③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日玉連 (Julien) 氏譯作都斤山，夏氏雖謂日氏之譯不誤，然亦引通典一九七「又於都斤山西五百里有高山」以爲解④。白鳥氏因謂「中國人翻譯外國語言，於外國名稱之以母音始者，往往略而不譯，」且引隋書八四「治都斤山」新唐書二一五上「可汗建庭都斤山」爲證。⑤近伯希和氏嘗辨之，以爲山名應作於都斤，隋書殆脫誤或因句調而省，「於」字譯寫鮮用，作於都斤者或原書作「于」而傳鈔時改「於」，或不知「於」爲譯音而誤爲表義之字云云。⑥余按古人譯音，擇字不嚴，如佛遊天竺記之於摩，隋書八四之於尼謹，（通典一九九作於尼謹）會昌一品制集之於解，皆用「於」字譯寫；隋書作都斤，顯是修書者誤「於」爲表義，故從刪削，非省略字首母音者之比也。伯氏又謂，「太平寰宇記作于都斤，」⑦未審所據何本；若萬氏本則一九四作「理都斤山」，一九六作「可汗常處於都斤山」，……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於」字用省不常；是樂氏於此山名，殆無明確認識，誤「於」爲表義之擬議，更可從此得多少旁證矣。於都斤一名，伯氏曾爲短文論其字義，⑧顧於都斤之地理及異譯，伯氏未加詳究，余成此篇，雖未能質言今地安在，然蒼合材料，參附拙見，或能爲探蹟家之一助，且補伯氏所未備耳。

於都斤與兜銜山

於都斤山爲突厥名勝，吾人讀周書知之；古代民族之名勝，往往奉傳甚久，不隨一族之興衰以爲升沈，在突厥未興之前，此山當已爲北荒勝地，——或且已轉譯於我國北荒史中，自是史學考證家意中之事。

白鳥庫吉本此，故云：

「余以爲漢書匈奴傳之兜銜山，亦與都斤同爲 Ütükan 之略譯也，則此山名之爲中國人所知，已遠在漢時矣。」⁽⁹⁾

余按漢書九四上云：

「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

細繹傳意，兜銜山似匈奴牙帳要地，且在漠北，惜其山祇此一見，（一）無詳細道里可稽，（二）譯名中無「於」字相當之對音，與後世各異譯不符，故白鳥之考，雖涉多少影響，要未能加以承認。

於都斤與於除鞬

匈奴史中求可與於都斤音聲比近者，余以爲莫如後漢書八九之於除鞬。南匈奴傳云：

「（永元）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

此是人名，非地名，然人以地名者外國數見之，於（如於都斤）鞬（如烏德鞬）兩字，在後世均有相當之對譯，今可無論；除涂同從余得聲，亦一音之轉，若於除鞬轉爲於涂鞬者，則正與於都斤脗合無間矣。（參下語原節）

於都斤與壹斗眷

魏書一一三官氏志云：

「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

陳毅疏證云：

「脊當爲孟，景北海碑陰孟作盩，與盩字形近，盩脊同聲，因譌脊也。據書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被明都，……是孟明古韻相通，故氏改爲明。」

其說支離穿鑿，絕無明據。白鳥庫吉云：

「吾人以爲壹斗脊亦鮮卑語，而明字則其漢譯也。滿洲語謂明白曰 getuken，（清文彙書卷六〇）Dakhur ⁽¹⁰⁾語謂明白曰 getukún，（Iwanowsky:-p. 87）想托拔語之壹斗脊，卽上述 getukun 之轉訛形，yetuken, etuken 之音譯也」

(11)

訓壹斗脊之義爲明，然明亦得爲神明之明，余因此恍然於鮮卑語之壹斗脊，卽突厥語之於都斤或鬱督軍，因其詰訓相通段也。

疏證又云：

「盟讀如鬱，聲轉爲烏，鮮卑語也。古昱聲字多同鬱，易繫詞天地絪縕，說文壺部引作天地壹壹，廣韻二十文，壹、鬱也，漢書賈誼傳，絪縕字逕作壹鬱，壹聲近，北音從昱之字，兼有壹鬱二音」。

此壹鬱可通之說也，斗與都，脊與斤，均不過音之小變，鮮卑語與突厥語，其間自有多少參差，然則壹斗脊氏者，殆其族先居於都斤山，故遂以山爲氏歟？

唐代諸異名

於都斤山之譯名，至唐代而略變其用字；如李勣碑云：

「尋授靈州道安撫大使，破延陁於烏德鞬山。」⁽¹²⁾

契苾明碑云：

「又授雞田口大總管，至烏德建山南，招降二萬餘帳。」⁽¹³⁾

證之舊唐書三本紀及一九九下鍔勒傳，則烏德鞬山又譯鬱督軍山，資治通鑑考異

一〇云：

「世勣至鬱督軍山，勣傳作烏德鞬山，唐曆云，卽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鍔勒傳云，至於天山，今從唐曆。」

是烏德鞬、鬱督軍爲同名異譯，唐人早有定論。

舊唐書一九九下鍔勒傳云：

「貞觀四年，平突厥頡利之後，朔塞空虛，夷男率其部東返故國，建庭於都尉捷山北，獨邏河之南，在京師北三千三百里。」

新唐書二一七下薛延陀傳略同；沙畹氏云：

「上文既云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證以此處之文，則非鄰於獨邏(Tola)水之 Otuken 矣，然通鑑綱目貞觀二年下，則謂烏德鞬、乞督軍、鬱督軍皆爲同名異稱。」(14)

余按前後文里數不符，余嘗別有解釋，(15) 白鳥雖承認都尉捷卽鬱督軍，(16)然於其所以然之故，未着一語，余亦爲之疏明，(17) 實言之，都尉捷乃尉都捷之誤倒；尉、集韻一音於勿切，音鬱，固與鬱督軍無異也。

唐會要七三云：

「永徽元年，十月，以新移葛邏祿在烏都鞬山者置狼山、渾河二州。」

考新唐書四三下云：

「渾河州、永徽元年，以車鼻可汗餘衆歌邏祿之烏德鞬山左廂部落置。」

歌邏祿卽葛邏祿，則烏都鞬卽烏德鞬，不待贅論。

又唐會要九六云：

「總章二年，十二月，延陀部落餘衆擾亂，詔發突厥進襲，至烏羅德健山，大破之。」

烏德健顯烏德鞬之異寫，祇多一羅字，然今本會要訛舛疊疊，羅字殆衍文耳。

(18)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此爲國史中一段英雄故事，幾於婦孺皆知，舊唐書八三仁貴本傳記之云：

「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漠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突厥九姓之窟穴，當日實在漠北，傳文亦明著磧北字樣，則天山之大致方位。原不難涉想。俗間薛仁貴征東傳——卽征高麗——將此事般演入去，無足深責。唯有新

疆之天山，在地理學上比較著名，尤易反影於學者之頭腦，故清乾隆間西域圖志二一又以三箭定天山故事，置諸安西天山之下，一東一西，咸靡有當，其牽合附會，智又出征東傳之下也。

如謂不然，則試就他書所記此役合勘之；冊府元龜九八六云：

「（龍朔）二年，三月，鄭仁泰、薛仁貴等破鋓勒之衆於天山，時鋓勒有思結、多臘葛等部落，先保天山。」

又新書——仁貴傳云

「鋓勒有思結、多臘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衆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言虜輜重牧畜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

鋓勒本部在今外蒙，（參通典一九九）非當日已夷爲郡縣之安西天山也，仙萼河今色楞格河，如由安西天山馳至色楞格河追賊，尤其不可信也。按外蒙有天山，唐史屢見之，如舊唐書一九五迴紇傳云：

「貞觀初，菩薩與薛延陀侵突厥北邊，突厥頡利可汗遣子欲谷設率十萬騎討之，菩薩領騎五千與戰，破之於馬鬣山，因逐北，至於天山，大破之。」

按突厥北邊卽今外蒙，此之天山，稍讀突厥史者即可悟其非今新疆之天山，而爲外蒙之天山也。又如同書一九九下鋓勒傳云：

「朝議恐爲磧北之患，復令英國公進加討擊，勣率九姓鋓勒二萬騎，至於天山，咄摩支見官軍奄至……李勣因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計。」

試取同書他紀傳所記此役勘之，則卷三本紀云

「特進英國公李世勣擊破薛延陀於鬱督軍山北，前後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

又六七勣本傳云：

「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前引勣碑同作烏德鞬山。）

然則天山卽鬱督軍山，亦卽烏德鞬山，明矣。或者舉考異一〇「勣傳作烏德鞬

山，唐曆云，即鬱督軍山，……錢勒傳云，至於天山，今從唐曆。」（已引見前）以謂司馬氏不採此名，不可援據；殊不知司馬氏此節，實足證烏德鞬山、天山之同地，充其量，彼所表示者，祇在異名錯列，採用某名而已，非能斷天山之非烏德鞬也。或者又謂錢勒傳上文有「請居鬱督軍山北」語，使是一地，何以同傳之內，下文又作天山？夫曰見官軍奄至，是勦所至之山，爲其請居之地無疑，易言之，天山爲鬱督軍，亦無疑矣。若山有二稱，則或由取音，或由取義，史家集多種材料，據以編傳，既未嘗親履厥地，又不能詳審異名，安怪一傳之內一地而歧稱耶。如斯之例，外國傳中數見之，豈獨錢勒傳。

由是觀之，薛仁貴所定之天山非他，即年前李勣所至之天山，亦即烏德鞬山而已。

涓兜牟山之疑名

元和姓纂五云：

「阿史那、夏后氏後，居涓兜牟山，北人呼爲突厥窟。」

按周書五〇突厥傳：

「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鑄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牟爲突厥遂因以爲號。」

隋書、北史、通典等均略同，祇言狀似兜鍪，並無涓兜牟之號，況從「涓」字體察，此名當是譯音，非取義者；今本姓纂訛舛極多，宋代，已乏善本，固在可疑之列也。余嘗揣之，以爲涓乃汧之訛，軍字草寫類於牟，或鈔傳者稍知突厥故事，憑其主觀以施改正，於是汧兜軍遂轉訛爲涓兜牟矣。其實此名如取象兜鍪，字應作鍪，不應作牟，吾尤有以疑牟爲軍訛也。唐韻、汧、於筆切，即於之促聲，兜都略轉，故汧兜軍得爲鬱督軍之同名異譯。

通志氏族略多本姓纂，前人屢言之，今氏族略五祇作「居兜牟山」省涓字，意鄭氏既據誤本兜牟，又以涓字欠解，遂強行刪去也。名賢氏族言行類稿五九引作「居兜牟山，」誤更無疑。

遼史之野烏篤斡山

略觀上述史料，可見於都斤山之重要，然唐已後果遂泯滅而不爲人稱道，且不見

於史冊乎，疑未然也。余則以爲遼、元尙見之，第其音譯、用字復略變，故史家未之注意耳。考遼史六八遊幸表、天贊三年九月：

「次回鶻城，獵於野烏篤幹山，幸回鶻城。」（殿本）

吾人首須顧及者，回鶻城在漠北，即突厥故墟，既次城而後獵於山，獵後復幸其城，則此野烏篤幹山之距城，當必不遠；易言之，與唐代之烏德鞬山，或不無關係。復次遼史成書倉卒，訛舛滋多，此山名或有校正之必要，職此兩因，遂生如左之三解：

1. 烏烏幹幹，均所差一筆，容易互訛，遼史初校云：

「烏、南作鳥是，」（¹⁹）烏可訛鳥，則幹未始不可爲幹之訛，以「幹」爲元代譯音流行用字，鈔傳者易於肱改也。由此以思，野烏之二合音爲於，野烏篤幹即於都斤或烏德鞬之異譯。

2. 野得爲 yer 之對譯，盟昆河碑文有 Ötükän-yer，猶言 Ötükän 地也，（²⁰）如以 yer 字上移，可與野烏篤幹相當。

3. 野字或爲衍文，否則野下奪「及」字，而烏篤幹與烏德鞬相當。

三解之中，余以爲一解最近是；然無論採用何解，此山既近回鶻城，則爲烏德鞬之異譯，殆無疑矣。

元 代 三 異 名

元史二太宗十二年：

「十一月，丁亥，大獵；庚寅，還至鉞鏐鐸胡蘭山，奧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

親征錄云：

十一月初七日，至地名月忒哥忽蘭。」

庚寅即初七日，然則鉞鏐鐸，即月忒哥之異譯矣。（多桑蒙古史譯爲 Eutégou-boulān）⁽²¹⁾ 鉞與月、緩促之變，於與鬱亦然，月良兀惕之對音爲 Ölangut，洪氏翻爲烏良兀特；古之德(tuk) 後世變爲 teh；又斤、廣州讀如 gun，蒙古語之末音 n，易於消失，其變則爲 gu。今烏篤幹、鉞鏐鐸同爲近於古回鶻城或和林之山，又同是

遊獵之所，故余謂月忒哥、鉤鐙鐙亦烏德韃之變文也。元祕史一五有闊迭額阿剌勒地，李文田氏注以鉤鐙鐙胡蘭山相比定，然闊迭額阿剌勒乃客魯漣河中之一洲，(22)
鉤鐙鐙胡蘭乃山名，性質迥異，那珂氏刪之，是也。王氏親征錄校注猶以阿不札闕忒哥兒山、只感忽盧地、曲雕阿蘭與月忒哥忽蘭等混為一地，欠審擇矣。

鉤鐵鐙胡蘭、蒙兀兒史記四改為闊迭兀忽刺安山，注云：「義謂冷紅山，……今依祕史譯例改正，蒙古游牧記云，賽因諾顏中前旗牧地，……西北至奎屯嶺，……按奎屯蒙兀語冷，異文為闊迭兀，即此闊迭兀忽刺安山也。」

按奎屯嶺是否即鉤鐵鐙胡蘭為一事，而鉤鐵鐙胡蘭是否譯義冷紅又為一事，屠氏之改鉤鐵鐙為闊迭兀，無非本自祕史李注闊迭額之比定，然義冷紅之義，絕無所據，而竟擅改舊名，可乎。清改元史，世所詬病。屠氏凡例亦固譏之，不謂乃自蹈之也。胡蘭、親征錄作忽蘭，蒙兀兒史記二有云，「忽蘭、野馬也，見蒙文祕史旁解，」屠氏何以知此處不訓野馬耶？

道園學古錄二四高昌王世勳之碑云：「又有山曰天哥里于」(23)答哈，言天靈山也。」

按于即於都斤之於，答為忒鐵之轉，kän如喪失 -n而通於 h則為哈，是于答哈亦得為烏德韃之音轉。天哥里者騰吉里 (tängri)之異譯，此云天也。Ütü-kän之語義，諸說不一，惟伯希和氏云：

「按蒙古人名地之女神曰 Atügän 或 Itügän，此 Itügän 余以為即是撥闌喀批、尼行紀中之 Ytoga，亦即馬哥孛羅行紀中之 Natigay，……又按元朝祕史第一一三節中有 atügan，漢譯作地。」(24)

按撥闌喀批尼行紀之 Ytoga，即可與虞文于答哈相對，(如 o 轉為 a)馬哥遊記之 Natigay，即可與親征錄月忒哥元史鉤鐙鐙相對，華闕特勤碑呂向譯 Likän 之例，Ytoga 可改為 ütoga，是與於都斤語原 Ütükan，其重要差異，不過喪失 -n而已。虞氏謂于答哈為靈，靈猶神也，得為男神，亦得為女神，天哥里則與唐代天山之義，完全無殊，余擬月忒哥、鉤鐙鐙、于答哈為於都斤之異名，得此益可間接徵實矣。

抑元譯月忒哥、鉞鍊鐸，于答哈三名，由突厥語轉爲蒙古語，皆喪失其最末之 n 音，是固研究語譯所當注意者。

諸家論於都斤山所在

於都斤或烏德韃，即突厥文碑中之 Ütükan (Ötükan) 絕無疑義，顧其山當今某山，尙無明確之解決，請彙合諸舊說觀之：

1. 水道提綱二三云，「章鄂山亦高大，即杭愛山東支埠也，疑此即唐時回鶻帳西之烏德韃山，而所謂溫昆水即鄂勒昆也。」按依提綱言，此山近額勒德尼詔廟，居溫昆水上流，胡氏一統輿圖繪在集爾瑪臺與鄂爾渾兩河間地面，位偏於東，非在古回鶻城之西，與新唐書「西據」之言，未爲盡合，且無對音可證。

2. 俞浩西域考古錄七云，「鬱督軍山，今曰阿爾泰山」同書九又云，「烏德韃山。今之杭愛山也，」然由前文觀之，鬱督軍、烏德韃，不過同音異譯，實指一山，俞氏所考，根本上已自惶惑無定，無徵信之價值。

3. 丹麥學者脫母森(Thomsen)氏考定爲杭愛山(Hangai)或南阿爾泰山東部。(25)

4. 夏氏以當元之和林山，(26) 白鳥氏大意贊同其說。(27)

5. 伯希和氏疑爲一山系之總稱。(28)

6. 王國維氏謂溫昆、仙娥二河均出杭愛山，唐人謂之烏德韃山或鬱督軍山，和林山則以地名名之。(29)

衡以突厥故事，如所謂突厥窟、狼首人、(見新書薛延陀傳)三箭定天山等，其性質均有專指，3、5 兩說比諸一部一系，皆失之廣泛；所謂和林山者，亦不在俄人喇篤羅甫(Radlov)所證回鶻都城之西，覈諸新唐書志傳，方位不合，故 4 說要難確立；王氏融會舊說而立言，結果尤犯騎牆之病。職是之故，古於都斤山所在，尙有待乎探討也。

古於都斤山之今地

於都斤山之舊日考證，余既認其未切，然以如斯故事豐富之神山，迷信流傳，當

必有至今未泯者，果遂湮沒弗彰乎？是用檢清代記載，則得方觀承松漠草詩注云：

「顏靄爲喀爾喀境內名山，松多、泉美，其最高峯曰鄂託渾騰格里，譯言少天也。山陽溫泉數處，泉有魚，產黃石如琥珀，蒙古名胡巴，製爲器物，瑩透可愛。顏靄綿延千里，或斷或續，蒙古人以其所產木石辨之，或連數山，或相隔數百里，皆確知某山爲正脈也。」

按鄂爲月之轉，託爲督之轉，渾從軍聲，是鄂託渾者鬱督軍或月忒哥之音變也。元人稱天哥里於答哈，近世蒙人稱鄂託渾騰格里，語恰相當，所差者騰格里之前置後置，於其名之本質無關也。方氏釋曰少天，似與虞集之天靈不合，然虞氏所據者或畏兀兒語，方氏所據者爲蒙古語，名經轉譯，事隔兩朝，則釋義或殊，中外地名，不少斯例，首當問其音聲之相當否耳。

惟是鄂託渾騰格里峯在外蒙何旗，求諸圖籍，尙無所得。考水道提綱二三云：

「又東百餘里爲杭愛山，尾甚高大，西十四度三分，極四十七度，塔米爾河南源發其北，鄂勒昆河發其東南，……山西南水皆南會爲推河。」

頗疑鄂託渾騰格里峯卽在是間，約當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右及中右翼末兩旗之地也。襲之鎰後出塞錄云：

「推河昔爲元氏苑囿，其地甚暖，土惟宜於耕種，今建城設戍，且以刺配之徒，入伍開墾，每歲收穫頗豐。」

亦與前文所謂遊獵之所，情狀相近。

簡言之，於都斤山者殆今杭愛山一高峯也，舊說以當全山脈或其一支，均嫌未的。周書謂西五百里有高山迤出，或指阿爾泰大幹，正言之應曰西北矣。

於都斤之語原及意義

諸家持論不一，茲列舉如次：

1. 脫母森氏言 Kazan-Tatar，語稱鋒利曰 Ütkin，又 Sagai 語曰 Ötkin，得爲此名之語原。(30)

2. 喇篤羅甫謂迴紇語呼選擇曰 Otü，此名乃其轉訛，及後見此名又有 Ütükan 之寫法，則認爲本名而未加解釋。(31)

3. 白鳥氏謂迴紇族未占領噶昆河流域以前，住其地者有匈奴、蠕蠕，均屬蒙古種族，故此名不妨以蒙古語解之；考蒙古語族中 Dakhur (32) 語謂小曰 učiken, itsiken, uškhin, itsiken，是則 ütükän 可視為上述諸語之同語。
(33)

4. 班額 (Bang) 氏曾議將 ötükän 分析為 ötü 及 kän，猶云經行之山也。
(34)

5. 伯希和氏疑為蒙古之女神，引見前文。

右列五家之說，莫衷一是，余則以為松漠草詩注之「少天」，不無研究價值，就中白鳥所釋，比較與之接近也。考魏書一〇三蠕蠕傳有名於陟斤者，白鳥氏曰，匈奴有於除建(韃)單于，即其同語也，東蒙古語謂少及小為 ütseken。(35) 按古讀陟如 t'iak，督如 tuok，略與今讀異，依此例推，於陟斤與 Ütükän (於都斤) 亦可互轉；故謂於都斤訓「少」，在突厥語中是否如此，余雖未敢妄斷，但轉為蒙古語後，確生出此一種解法，則可由陟斤訓「少」而見之，且更可間接證明鄂託渾與於陟斤為同語，即於都斤之音變也。由此而思，合言之則曰鄂託渾騰格里，少天也，猶言山峯之高難以見天日也；分言之則曰於都斤，下略也，曰天山，上略也。夫地理上一名數解，中外常有其例，是固不妨與元代之天靈，並行不悖矣。

討論既竟，爰將於都斤山各異名，按成書年代，列為一表，以殿此篇。

於都斤山 周書。

都斤山 隋書。

烏德韃山 李勣碑。

烏德建山 契苾明碑。

德建山 開元六年制。(元龜九八六)

鬱督軍山 柳芳唐曆。

涓兜牟山(汨兜軍山) 元和姓纂。

突厥窟 同上。

都尉捷山(尉都捷山) 舊唐書。

天山 同上八三仁貴傳、一九五迴紇傳及一九九下鐵勒傳。

烏都健山 唐會要。

烏羅德健山 同上。

乞督軍山 通鑑綱目。

月忒哥忽闌 聖武親征錄。

野烏篤幹山（野烏篤幹山） 遼史。

天哥里于答哈山 道園學古錄。

天靈山 同上。

鉞鏐鏐胡蘭山 元史。

鄂託渾騰格里峯 松漠草詩注。

(1) Hirth, Nachworte p. 34.

(2) 此名拙書別有攷證，見跋突厥文闕詩動碑。（輔仁學誌六卷一二合期）

(3) 伯希和氏證以北史通典，謂四五百里應爲四五百里之訛，是也。（輔仁學誌三卷一期中亞史地譯叢一頁）

(4) Nachworte, p. 34.

(5) 東胡民族考下六一—七頁。

(6) 中亞史地譯叢一〇——二頁。

(7) 同上—〇頁。

(8) 同上—〇——三頁。

(9) 東胡民族考下七頁。

(10) 漢譯達虎爾。

(11) 東胡民族考上一三七頁。

(12) 昭陵碑錄下。（叢風閣本）

(13) 金石萃編七〇雞田下泐一字，依新書——〇契苾明傳乃道字。

(14) 西突厥史料七七頁。

(15) 將於拙著合羅川攷詳之。

(16) 東胡民族考下九頁。

(17) 與上註 15 同。

(18) 通鑑考異一九引後唐懿祖紀年錄云：「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貞元十七年，自烏德健山率其部東奔，居三晉，吐蕃退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至於靈州。」就文面觀之，此烏德健山似應別爲一山，不在漠北，但其文種種可疑，未可確信也。

(19) 一七四頁。

- (20) 中亞史地譯叢一二頁。
- (21) 田中譯本三五〇頁。
- (22) 成吉思汗實錄五八四頁
- (23) 叢刊本于誤于，據元史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改正。
- (24) 中亞史地譯叢一三頁。按韃靼人謂 Natigai 爲地神，見馬可波羅行紀三卷二十章，(Cordier 本二卷四七九頁)又行紀之 Natigay，與他旅行家之 Ytoga，即蒙古之 Etugen，(地也) D. Banzaroff 氏亦嘗言之。(Cordier)本一卷二五八頁)
- (25)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p. 152.
- (26) *Nachworte*, p. 33.
- (27) 東胡民族考下六頁謂和林山方位，成吉思汗實錄已歷引東西學者之記錄以考定之，不必贅述云云：按那珂氏稱，「拉施特云，合喇闊嚕木，山名也，城因山以名，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有和林山，乃哈刺和林山之上略，即合喇闊嚕木山也，合喇闊嚕木，此云黑徑，蓋林茂路暗之義，」當今何山，未有確指。
- (28) 中亞史地譯叢一三頁。
- (29) 觀堂集林二〇。
- (30) 中亞史地譯叢一二——一三頁。
- (31) 同上一二頁。
- (32) 見前注一〇。
- (33) 東胡民族考下八頁。
- (34) 中亞史地譯叢一三頁。
- (35) 東胡民族考下八三頁。